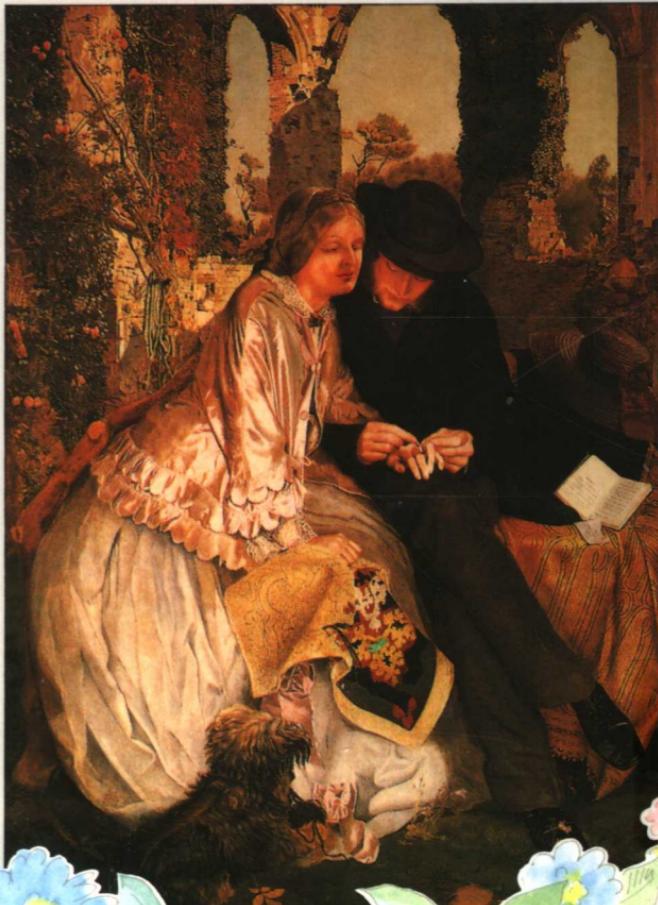


新譯 · 世界文學名著

# 溫 泉

Mont-Driol

〔法〕莫泊桑／著 韓漁麟／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溫泉／莫泊桑著；韓瀛麟，王振孫譯。--初版

.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4[民83]

面； 公分。--(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31)

譯自：Mont-oriol

ISBN 957-9093-80-6(平裝)

876.57

83007019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3]

溫 泉

〔法〕莫泊桑／著

韓瀛麟、王振孫／譯

NT.180

1994年8月／初版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10 號 7 樓之 3

電話・02-9566521 \* 傳真・02-9566503 \* 郵撥・0773591-1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 4881 號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 21 巷 14 號 1 F

發行部/電話・02-2300545 \* 傳真・02-2306118

編輯部/電話・02-2309406 \* 傳真・02-2306118 \* 郵撥 1670488-6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複製●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謝謝！■

ISBN 957-9093-80-6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 溫 泉

〔法〕莫泊桑／著  
韓滄麟·王振孫／譯

---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800

法蘭西多姆山省昂伐爾村的溫泉有去病延年、治療不孕的功效嗎？善算計的猶太子孫、銀行家昂德馬特累積財富不嫌多，看準了山村溫泉大有賺頭，於是處心積慮、大耍權謀地著手建立溫泉資本家王朝，將失意的貴族、登徒子、道德敗壞的醫生、多疑而貪婪的富農、純真卻不免受欺的農家女納入他一手攬動的事業大爐中，朝向一個炮彈穿不透的目標——增加金庫的收藏。

昂德馬特視昂伐爾村的溫泉乃是天賜「良財」，對他的妻子克莉絲蒂娜而言，此處卻是她愛情橫遭波折的傷心地。她本出身於貴族家庭，家勢的沒落使她在家庭的安排下，嫁給了只對金錢富於「情趣」的銀行家。她本已認命，卻在這個溫泉山村「從死地裡爆出了鮮放之花！」她遇見了貴族保爾·布雷蒂尼，於是靜湖擾動、死水揚波，善良的克莉絲蒂娜在保爾的愛情攻勢下珠胎暗結，終於產下一女。諷刺的是，銀行家昂德馬特卻認定妻子產女乃是山村溫泉治療了她的不孕症。

保爾·布雷蒂尼付出的愛情其實並非虛假，只是他太善變，又太執著於女子外貌的美姿。

克莉絲蒂娜可能永遠不了解，保爾的變心乃是她的懷孕所造成的。溫厚的人會在婦女膨大的肚子中看出神聖之美，膚淺的人卻讓婦女體態的變形給扭曲了眼光。這世界本就充滿變化，人心就更曲折了！克莉絲蒂娜痛不欲生，幾乎將母性給抹煞了；幸虧她從女兒無助而天真的容顏上找回了純粹之愛，她生機湧現，痛苦掩藏。

農家女夏綠蒂是另一個受欺凌的女子，克莉絲蒂娜之弟貢特朗爲利益而拋棄她，已有薄倖記錄的保爾卻因同情她的遭遇而與她定了婚約。

\*

自然主義寫實大師莫泊桑的作品總是撼動人心，他那如椽大筆總是毫不保留地揭發人性的貪婪、自私。《溫泉》的世界並不溫婉和平，讀者將看到受難者的無助，在周遭充塞貪慾的絕境下，更顯得毫無退路。這便是殘酷的現實面，足夠我們反躬自省，是否我們在處處衝突的大社會中，能自清自守，進而爲受苦者申張公理與正義！

溫

泉





## 1

第一批習慣於起早的沐浴者已經出水，他們走出浴室，一對兒一對兒的，或是單個兒的，在一棵棵大樹下面，沿著那條從從伐昂爾峽谷流下的小溪，慢吞吞地遛達著。

另外一些浴客從昂伐爾村①過來，接著又匆匆地走進了浴室。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築物，底層用以溫泉治療；二樓則是娛樂場、咖啡室和彈子房。

自從博納菲醫生在昂伐爾谷底發現了一股流量豐富的泉水、也就是後來被他命名為博納菲溫泉的那一大股泉水以後，當地和附近幾個膽小怕事、不敢做大投機生意的土地主，終於下定決心，在奧弗涅②這個風景優美的小山谷裡建造了一幢可供治療與娛樂等多種用途的大建築物。底層出售礦泉水，亦可淋浴和盆浴；樓上則供應啤酒、甜燒酒，還可點播音樂。這

① 今多姆山省小村，離里翁三公里，有含鈣、鐵的礦泉。

② 法國中央高原地區舊州，現劃分為多姆山省、康塔爾省和上盧瓦爾省的一部分，多高山峻嶺及死火山噴口，亦有肥沃的平原。

個山谷雖然地處荒野，但風景優美，令人賞心悅目，滿山遍野都種植著高大的核桃樹和栗樹。

他們順著溪流，圈出一塊谷地，修建成一個花園，這在任何一個溫泉區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們還在花園裡開闢了三條小徑，其中一條近乎筆直，另兩條曲曲彎彎呈鋸齒形；在第一條小徑的盡頭，用人工從主泉那兒引出了一股噴湧的水泉，這些泉水便在一個大水泥池子裡翻騰著，池子上面搭了一個茅草棚，由一個面無表情，大家親切地稱她為瑪麗的婦人看管著。

那個沉默寡言的奧弗涅婦女，頭上戴著一頂總是雪白雪白的小便帽，在她那件工作時穿的連衣裙外面，罩著一條始終是那麼潔淨的大圍裙，這條圍裙幾乎裹住了她的全身。每當她看見一個洗澡的人從小徑上向她走來時，她便緩緩地站起來，認出了是哪一位主顧後，就從一個活動的玻璃小櫃子裡取出來客專用的玻璃杯，用一只接著一根長長的木柄的小鋅碗，舀一勺泉水慢慢地灌滿杯子。

洗澡的人神情憂鬱地微笑著，喝完了水，遞還杯子，一面說：「謝謝，瑪麗！」隨後便回頭走了。瑪麗又重新在她那把草墊椅子上坐下來，等著下一位浴客到來。

浴客並不多。昂伐爾溫泉向病人開放才不過六年，經過這六年經營之後，生意也不比第一年新開張時興隆。現在這五十幾位客人，大部分還是因慕當地的景色而來的：這座淹沒在茫茫林海之中的小村莊，一棵棵參天大樹的扭曲虬結的樹幹，粗得就像一幢幢蹲踞在那裡的房子，還有那名聞遐邇的隘口險道，尤其是那段奇形怪狀的山谷，它一端向奧弗涅大平原展

開，另一端通往一座死火山口林立的高山脚下，直抵一道形態狰惡的裂縫，裂縫中佈滿了崩塌下來的巨石，或是險象萬千的懸崖；一條小溪流經這裡，猶如瀑布般地奔瀉在這些碩大無朋的懸崖上，在每一塊巨岩前面沖出了一個水潭。

正如所有別的溫泉區一樣，這個溫泉區也是靠了一本宣傳小冊子起家的，這本小冊子是博納菲先生寫的。他開頭先用優美的文體和富於感情的語言，把本地具有阿爾卑斯山那般誘人的山景吹噓了一通，盡用些精心挑選過的、矯揉造作的、華而不實的形容詞，說什麼這裡處處景色秀麗，不是險峻雄偉、氣勢磅礴，便是曲折幽深、另有天地。所有附近散步的去處也都千姿百態、別有洞天，足使藝術家和旅遊者如入仙境、流連忘返。繼而，他的筆鋒又急轉直下，突然談到博納菲溫泉的療效，說什麼泉水含有碳酸氫鹽呀、鹼呀、混合礦物質呀、稍帶酸性呀、含氯氧化鋰呀、還富有鐵質呀等等……總之，能包醫百病。此外，他還在「昂伐爾溫泉對以下各種急性和慢性疾病具有特別療效」這個總標題下，一一列舉了各種疾病。這張長長的單子上開列的疾病名稱真是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任何病人看了都能感到快慰。小冊子的最後部分對日常起居作了具體介紹，諸如各種住房費、飲食費和旅社費。因為那時候在昂伐爾和這家兼營治療和娛樂的大浴室同時出現的有三家大旅社，那就是：富麗旅社，它是新開的，建造在山坡上，俯瞰著溫泉；溫泉旅社，這是一家舊客棧重新粉刷翻新的；維達耶旅社，這是買了三幢相鄰的房子，把牆打通後合併而成的。

除此以外，一天早上，也不知從哪兒一下子冒出了兩位新來的醫生，在這裡設立了診所，因為在溫泉區，醫生就像是從泉水裡冒出來的氣泡似的。一位是奧諾拉醫生，奧弗涅本地人；另一位是拉托納醫生，從巴黎來的。過不多久，拉托納醫生和博納菲醫生就成了冤家對頭；而那位衣冠楚楚、笑容可掬、親切和藹、鬍子總是刮得乾乾淨淨的大胖子奧諾拉醫生卻把右手伸給了前者，把左手伸給了後者，和這兩位都友好相處。不過總的來說，還是博納菲醫生以溫泉兼昂伐爾大浴室醫務監察的身分主宰著全局。

醫務監察的頭銜代表他的權勢，浴室則是他禁臠，他整天往那兒跑，有人甚至說他晚上也去那兒。他的家在村子附近，診所設在浴室走廊入口處右端，他在其間來往奔波，一個上午不下百十來次。他踞伏在診所裡，就像蜘蛛蹲在牠的網眼中央似的，窺視著病人的來蹤去跡；他的一隻眼睛嚴厲地監視著自己的病人，另一隻眼睛惡狠狠地盯著另外兩位醫生的病人。他對所有的人都是呼來喚去的，模樣就像在海上發號施令的船長；新來的浴客不是嚇得失魂落魄，就是覺得有點兒好笑。

那天，他正急步走來，舊禮服後面兩條寬幅的燕尾就像兩隻鳥翅膀似的飛舞著，突然聽見有人叫了一聲「大夫！」他頓時收住了脚步。

醫生轉過身子，他那瘦削的臉上布滿一條條深深的皺紋，褶襠的底部黑黝黝的，上面長著一片難得刮上一次的灰白鬍子，更使他的臉顯得又膩又髒。這時候，他竭力裝出笑容，脫

下他頭上那頂破舊的、油跡斑斑的高筒絲織大禮帽，露出一頭灰白頭髮，他的同行冤家拉托納醫生譏之爲「灰塵頭髮」。接著他向前跨了一步，欠了欠身子，低聲說道：「早安，侯爵先生，今天早上您覺得還好嗎？」

德·拉佛內爾侯爵是一位注意修飾的矮個子，他向醫生伸過手去，回答道：「很好，大夫，很好；嗯……至少還不壞吧！我的腰老是疼，不過總好一些了，好多了。到現在我還只不過洗了十次，去年我一直要洗到第十六次才見效呢！您還記得嗎？」

「是啊，我記得很清楚。」

「不過我不想跟您說這些。今天上午，我女兒來了，我想先和您談談她的事情，因爲我的女婿，昂德馬特先生，威廉·昂德馬特，銀行家……」

「是啊，我知道。」

「我的女婿有一封給拉托納醫生的介紹信，但我卻只相信您，我請您先到我旅社樓上來一次……您知道嗎？我寧願先和您談談，講話可以坦率一些……您現在有空嗎？」

博納菲醫生戴上帽子，很激動，很不安，忙不迭地回答說——

「哦，我空著呢，這就去。您願意我陪您一起嗎？」

「當然，當然。」

他倆轉身離開浴室，快步踏上通向富麗旅社大門的弧形坡道，這家旅社造在山坡上，可

讓旅客眺望遠處的風景。

到了二樓，他們走進一間與德·拉佛內爾和昂德馬特兩家的房間都可相通的客廳，侯爵把醫生一個人留在那裡，自己進房間去找他的女兒。

不一會工夫，他就帶著女兒出來了。這是一個長著一頭金黃色頭髮的少婦，身材嬌小，皮膚白皙，非常漂亮，面部神情帶有稚氣，可是當她那對藍眼睛大膽果敢地注視著你時，你就會感到這個嬌美、纖細的人兒有一種堅強的、不平凡的個性，逗人喜愛。她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病，只是覺得渾身不舒服，整天鬱鬱寡歡，無緣無故地流眼淚、發脾氣，總之，有點兒貧血。此外，她很想要一個孩子，可是婚後等了兩年還是沒有訊息。

博納菲醫生認定昂伐爾的礦泉水是具有神效的，他馬上開了藥方。

他的藥方看起來總是像一份可怕的起訴書。

藥方寫在一張小學生用的白紙上，紙很大，分好幾段寫，每段二、三行，字跡潦草，一個個字母七扭八歪，就像一個個凌亂戳起的刀尖子。接下去便是藥水名、藥丸名、藥粉名，跟著是哪些是早上、中午、或是晚上服用，服用時要空腹等等，真是長篇大論，外貌嚇人，使人一望之下，以為看到的是——

「鑑於某某先生染上了一種致命的、無可救藥的慢性疾病，應服用下列藥品——  
一、奎寧硫酸鹽，使他失去聽覺和記憶力。

二、溴化鉀，損害他的食欲，削弱他所有官能的作用，使他全身發出膿泡，呼氣發臭。  
三、碘化鉀，使他身上所有的、包括大腦的分泌腺全部乾涸，讓他在短時間內變得萎靡不振，痴呆愚笨。

四、水楊酸鈉，雖說其療效未經證實，但似乎能導致患者服用後突然暴卒。  
輔助藥物——

可使患者服用後發瘋的氯、損害視覺的顛茄以及一切能敗壞血液、侵蝕器官、腐爛骨骼，可使大病不死的人，服用後一命嗚呼的植物溶液和礦物合劑，都可來上一點。」

他在那張紙上寫了好久，先是正面，後是反面，然後簽上了他的大名，就像一個法官在簽署一份死刑判決書一樣。

少婦坐在他的對面，望著他，嘴角微微翹起，直想笑。

醫生深深行了一個禮告辭了，他剛一出門，她就抓起那張寫滿了字的藥方，揉成一團，扔進壁爐，終於哈哈大笑地說——

「哦，爸爸，這個老古董你是從哪兒發現的啊？他活像個舊衣舖的老板……哦！……是你把這位大革命③前的醫生發掘出來的吧！……嘿，這個人可真滑稽……真髒……是的……髒極了……真的，我相信他把我的筆杆兒都弄髒了……」

門開了，傳來昂德馬特先生的聲音：「請進，大夫！」拉托納醫生接著就走了進來。他

身材修長、筆挺，彬彬有禮，猜不出有多大年紀。這位巴黎醫生穿著一件漂亮的短上裝，手裡拿著一頂高筒絲織大禮帽，奧弗涅省大部分溫泉治療區的醫生都戴這種帽子，他無鬚無鬚，很像一個在外地度假的演員。

侯爵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而他的女兒裝著用手帕摀住嘴咳嗽，免得當著客人的面笑出聲來。醫生得體地表示了一下敬意，在少婦的示意下坐了下來。跟在他後面的昂德馬特先生詳細地向他介紹了他妻子的病情、症狀，以及在巴黎替她治過病的醫生的診斷意見，還有他本人用醫學術語表達出來的獨特的見解。

昂德馬特是一個猶太人，還很年輕，是個道地的生意人。他經商不擇手段，幹任何事情，都頭腦敏捷，分析透闢，判斷正確，令人折服。他的身材不高，因此看來就顯得稍許胖了一點。他圓臉、禿頂，加上一雙肉鼓鼓的手，兩條粗短的大腿，活像一個胖娃娃。他因氣色好得過了分，反給人一種不太健康的印象，說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爲了要把他的投機買賣滲入到他並不熟悉的社會階層裡去，他用非常高明的手段娶了德·拉佛內爾侯爵的女兒。侯爵每年還有將近三萬法郎的收入，子女僅有二人，然而昂德馬特先生結婚時才剛剛三十歲，卻已經有了五、六百萬的財產，還不算他已經投資的錢能收回的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法

③ 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